

◎ 心灵驿站



夏花绽放

清晨被一阵花香惊醒,起初是淡淡的香味,仿佛是在梦中一般。接下来,香味从远到近,那花香让我从梦中醒来,再一看,母亲将一小瓶栀子花放在了我的床头。见我睁开了眼睛,母亲笑着说:“这花真香,老远都能闻到它的香味,买了一些回来,摆在家里,四处飘香。”

可不是嘛,家里四处飘着淡淡的香味,这是夏天的味道,也只有在夏天,这花才开得如此张扬。一旦入了秋,便很少能见到它的踪影。喜欢它,似乎是没有理由的。儿时,母亲喜欢将它扎在我的头上。那时的孩子似乎都是这样扎头发的,黑黑长长的头发,配上这白色的花,格外好看。

当时记得家里也种有这样的树,一到夏天,那树枝上开满了花,我和妹妹站在树下想摘花。有时枝头太高,我们便会回房间搬张小椅子,花摘下来后,我帮她戴在头上,她帮我戴在头上。两个人还很臭美地站在镜子前,左看看右看看,现在想想那情形,都觉得很好笑。只是时光如流水,这样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。

回忆总是那般的美好,此时再想回去,或许只能是在梦中了。看着床头的这株花,我不禁在想,这世间的一切,还真是如此,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当年那个和妹妹一起在树下摘花的我,此时已是一个十岁女孩的母亲,而妹妹呢,也同我一样为人母。

此时的我们,不会再将花戴在头上,不会再像儿时那样,站在镜子前争着臭美了。只是这花却年年开得相似,那香味,那模样,都与儿时是一样的。于是我便傻傻地想,此时所开的花,与儿时所开的花,是同一个花的灵魂吗?还是说,此花与彼花的前生与后世,都是互不关联的呢?

想多了,就觉得自己有些痴,花早已不再是当年的花,而我们呢,又何尝不是当年的我们呢?此时的我,已人到中年,尘世间的一些事情,该经历的也都经历了。不能说已经看透世事,但却懂得有些人有些事,逝去了就不会再重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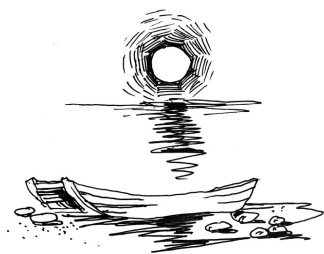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买回来的这株栀子花

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,有欢喜也有无奈,这所有的往事,如同一颗颗美丽的珍珠,而我以记忆之线,将它们串起,永远地尘封在心底里的某一个角落。那天母亲也与我聊起许多当年的事情,聊着聊着,便感叹时光的流逝。是啊,时光如流水,一年一年花儿总是如期在开放,然而太多的人与事,却随之流走。

这个夏季,这个有着栀子花的夏季,这花香飘散的夏季,这个有着与母亲相伴的夏季,我将倍加珍惜。

文/朱 凌

◎ 往日情怀



追忆母亲

岁月拨弦,过往都在耳畔。隐匿着我五十多年母爱的记忆。

母亲退休后身体一向硬朗健康,她辛苦地操持着家务而无任何怨言。那时,我们兄妹仨均已各自成家都有一份公职,平日里忙于工作,只是到了礼拜天才到母亲家一聚。每每看到脸色红润的母亲,便以为她身体健康。孰料病魔早已乘虚而入潜伏深藏。直至有一日大妹陪母亲去医院检查,母亲被诊断患上了恶性肿瘤。顿时惊得我们目瞪口呆。

以后的日子里,我们四处求医问药,但母亲的病情依旧没有好转。日渐羸弱的身躯更是瘦得不成样了。在母亲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,我尽可能抽出时间多回家里来陪伴母亲。多么希望奇迹能在母亲身上出现,可母亲终究没能创出奇迹。在苦苦熬了四年多,母亲溘然长逝。还是撇下了她所挚爱的儿女们,离开了这个美丽精彩且深深依恋着的世界,任凭我们哭喊也无济于事。我虽然也早有心理准备,可真的到了那天我还是无法承受。“逝者已矣,生者何堪?”这种痛苦的经历,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会磨灭。

生命是个过程。明白人主张“潇洒走一回”,可驾鹤而去的母亲哪里有什么潇洒,只是苦苦地走了一回。那日送走母亲后,一家人心绪难平。追忆母亲的一笑一颦、一言一行,大家始觉是多么的珍贵难得。然而一切都永不复返地去了,唯有我们满面的泪水和哽咽地泣声。想着母亲平日对我们的慈爱,想着母亲含辛茹苦地操劳了一辈子,心里就十分难过。

我太多的记忆,都与母亲有关。在母亲生前兴奋地谈起我出

生那天的情景,脸上洋溢着看到我时幸福的笑容;在母亲生活困苦时热情坚定的信念里;在母亲披星戴月的劳作里……每每陷入这样的画面,我感觉在母亲的身上集合了天底下所有母亲的吃苦耐劳、贤惠忘我。在母亲的身上,有我永远读不尽的母爱。

母亲是不识字的导师。如果回忆起来,我的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就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母亲,是她首先教会我明辨是非善恶。凭着做母亲的本能认为,读书对于她的孩子们总归是有益的事,为此,她竭力要把儿女培育成有知识的人。在对待儿女的教育上,她远见而开朗。她教育我们要学好,要靠自己做人,做好人,自立自强。母亲有很多“规矩”,现在看来都是一条条处世的哲学,为人的道理。比如:“吃饭不许掉饭粒”“不可讥笑衣服破旧的人”“爱劳动才会有出息”等。

母亲一生节俭,称浪费为“造孽”,对我们的大手大脚简直是深恶痛绝。在那个生活资料极其贫乏的五六十年代,她凭着勤劳和智慧操持着整个家,用心力营造家的温馨和欢乐。为把我们兄妹拉扯大,她含辛茹苦,总把好吃的留给我们,还有我们的子女。平日,我们总给母亲一些钱,可她总是不声不响把钱积攒起来,为她的孙辈们买这买那。母亲爱美,尽管穿着朴素,但总是合体干净,而且也这样要求家里每一个人。我知道,母亲希望自己留给我们的印象是美丽的,我们留给别人的印象也是美丽的。

母亲贤淑、和气,与邻里和睦相处,与人为善。自我懂事起,很少见到母亲与人红过脸,吵过嘴。母亲爱憎分明,从不掩饰自己的好恶。那天,左邻右舍自发集合来为母亲送行,从他们的哀伤的眼神中看到了母亲的人缘。几十年来,声名显赫的逝者葬礼,我见得多,而母亲作为丝厂普通平凡的缫丝女工,在人世的最后一程,走得毫不逊色。

办理丧事时,为我母亲寻找遗像成为一道难题。看似母亲有很多照片,但却没有一张称心的。大都是年轻时照片或合影偏多,最后找了一张相对满意的镶嵌在墓碑上,大家看过后都说神形兼备。此后的无数个夜晚,母亲总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。一晃母亲离开我们已二十多年。思念的日子里,那些无根的记忆总会在泪珠中逐渐显现,许久不忍隐去……母亲活到70岁,我始终没有很好地孝敬她。没有给她买过一件礼物,没有祝福过一次她生日快乐,甚至没有一次温暖而简单的问候。每念至此,我都如万箭穿心。待我明白欠她老人家的情太多太多,却又无法弥补,因此愧疚常常揪着我的心。

文 / 林丛中

◎ 一缕炊烟



村里人家

烟囱里冒出的炊烟像一根插在老屋顶上的狗尾巴草,风一吹便摇曳着飘向远方。

那一缕炊烟让人心头欢喜,我们的亲人还在,老屋还活着,村子也活着。那些破旧的院落,坍塌的烟囱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生机,冒烟的烟囱显得格外的神气,它通向一望无际的天空。每吐一缕炊烟,日子就又过去了一截。一缕缕炊烟让每一个村里人家的日子红红火火的,炉膛里红红的炉火,灶台上的一锅热饭,还有一席暖炕能卸去农人一身的疲惫。

有炊烟升起的地方,就有人烟、有屋子、有村落,日子仿佛就是烟囱上日日升起的袅袅炊烟。

一只猫在它的村庄穿行。白天躺在院子里或窗台上晒暖阳,晚上就跑出去。那么多的空房子,荒草地,庄稼也不像从前那样多,老鼠都去哪里了,也许爷爷家的粮房里还藏着几只老鼠。奶奶把一些零零碎碎的吃食和粮食堆在土炕上,粮仓里还有二十年前屯的陈粮。他们是挨过饿的那代人,有粮食才有安全感。2020年疫情期间,八十多岁的他们屯了够吃一年的白面和大米,害怕封路,封村子,没粮食吃。

那只猫从邻居家跑来便常住下了,爷爷奶奶待它像家人一样。给猫留着一只碗、一些饭、一碟水。人老了是孤独的,有一只猫陪着就有一个鲜活的生命围绕在身边。猫躺在身边“喵喵喵”的叫或呼噜呼噜地打着盹儿,好多次我从监控上看见奶奶躺着的时候猫就躺在她身边。人老了越来越不喜欢出远门,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大得容不下他们,他们也接纳不了热闹繁华的地方。“自在,在这个地方生活的自在”他们常常这样说。

院子很大,属于他们的地盘很广,脚下踩的土地都是小时候和年轻时走过的。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山头和土路,每一步都是踩着从前的时光走过来的,即便有一些坑坑洼洼却也不害怕。抹鼻涕、吐痰、憋不住尿的时候,他们可以随便找个角落。没有人会指指点点,也没有人嘲笑和嫌

弃,土地能接纳他们的老去和难堪。

在村里生活的老人,喜欢坐在墙角下晒太阳。让阳光晒一晒佝偻的脊背,晒一晒不太灵活的双腿。眯着眼睛朝着远方望去,树绿了,花开了,就连土地也在春天的暖阳下松软起来。太阳升起落下,老人看着朝起夕落的太阳就看见了活着的意义。

那些野草疯了似的将曾经的一些小路全部覆盖,老人的脚步已经踩不死它们了。即使枯萎了,那些野草也让人畏惧,生怕一个趔趄摔倒了爬不起来,奶奶的那只胳膊就是被野草滑倒后落下了病根。村里的人少了,脚步少了,吃草的牲畜少了,砍草喂羊,挖野菜的孩子长大进城了,草就一坡一洼地茂盛起来,长到屋外,还想长进院里。有人居住的院子荒草不敢进院里,就是屋外也不会太猖狂的靠近屋子。无人居住的院落,荒草占地为王,黑压压的一片,看起来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。

在格子楼里住久的城里人不喜欢村里烧火打炭,种菜、抛土,开门就是泥土和烈日下的生活,有钱也不方便花。就像在村里住久的老人不喜欢住楼房一样,没有邻居、没有炊烟、没有暖炕,把厕所也安进了家。束缚在一个又一个的空间里,出门就是硬邦邦的水泥路,车水马龙的街头,野花野草长不到家门口。

清明节那天,爷爷奶奶站在屋后的山坡上,朝着村西头望去。听传来的一阵阵锣鼓声,村子里的又一个老人去世了。他们叹息到“走了,彻底走了”,那天是老人出殡的日子,他们随了份子钱,没去参加葬礼。挨着数一遍他们那辈人还剩几个活着的,活着在这个年纪变成了一件幸运的事。

我们每一次结伴回去,他们听到车鸣声总要迎出来,再目送着我们离开。短暂的热闹过后是漫长的冷清,儿孙再多却不及一只猫的陪伴。

留守村子的人对土地爱得深沉,爱得执着。父母年轻时也曾村里的田间地头劳作,虽然赶不上城里人的新潮。却也踏踏实实过着村里人的日子,没让我们挨饿受冻,靠着勤劳的双手养猪、喂鸡、种田,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充实。

我庆幸我们的童年在村里度过。那段在土地上撒欢的童年滋养着我们,我们在村里的一条条小路上飞奔,采野花、玩水、挖土、滑冰,小小的人儿在四季的风中跑着,在土堆里滚着便长大了。一株冒尖的小草,一朵绽放的马兰花,一只北归的小燕子,一颗从土地里挖出来的红薯,一股甘甜的清泉,我们敬畏自然馈赠给我们的所有美好的事物。

文/寒 岛